



透明的笑

长谣 ●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

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
(第二辑)

透明的笑

长谣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TELEPHONE No. 63379552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 #02-27
新加坡 180231 邮区

丛书：新马文学丛书系列（第二辑）

书名：透明的笑

著者：长谣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国际书号：981-05-5704-3

出版日期：2006年5月

定价：新币：\$15.00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，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，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——《南方文丛》和《新马文艺丛书》之外，还筹划出版全新的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，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。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。

四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，因为嗜书如癖，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，日子久了，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，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，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。当时，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，尤其是对《南方文丛》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，如汉素音、杏影、连士升、苗秀、韦晕、赵戎、李星可、李汝琳，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，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，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，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如《星月文艺丛刊》、《新地文艺丛书》、《新马戏剧丛书》、《南国文丛》、《亚非史地论丛》、《南洋民间故事丛刊》、《史地论丛》，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、研究、史料、教育、美术

和音乐等单行本。虽然，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，但是，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。

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，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。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，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，陈先生老当益壮，精神抖擞，财力雄厚，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，决意东山再起，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。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，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，负责主编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出版事宜。

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岁月蹉跎，后悔莫及。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，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，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，充实并壮大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阵容，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！

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

忠扬

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

目 录

忘不了的一个人·····	1
诱惑·····	4
陌生的童声·····	6
妙手回春·····	8
我——要——读——书·····	11
父子之间·····	17
谁该惊奇? ·····	19
真相·····	21
孟兰节那天·····	24
休止符·····	26
知法犯法·····	39
困惑·····	43
作弊·····	46
惊魂·····	53
“夏威夷”和背心·····	56
薛先生·····	59
意外的意外·····	76
我要坐飞机·····	78

送礼·····	81
都错怪了他·····	84
透明的笑·····	90
饱·····	101
载不载? ·····	105
她生日那天·····	108
鸟窝·····	111
此情可待成追忆·····	115
杀人·····	117
结局·····	119
毁诗记·····	124
阿兴送货来了·····	128
醒后·····	134
后记·····	152

忘不了一个人

“呐，你就在这儿摆着吧！”

祖母从肩上卸下扁担，拿出一张小木凳，一个盘子，她放好木凳，将盘子放在上面；又从另一头的担子那儿，小心地拿出一个盛着浸渍甘草汁的番石榴的大盘子，倒了一些在小盘子里，用手指略略把串成枝的青中带黄的水果拨弄整齐。她重新挑起担子，又嘱咐我说：

“记得，小枝的五分，大枝的一毛。小心看摊子，可别乱跑。日头下山时，婆婆才来带你回家。”

祖母一走，我把视线从盘子上移开，打量四周。其实，这地方对我一点也不陌生，它是通往我们那个甘榜的许多黄泥小路中的一条；祖母选中这个路口让我做买卖，想必是在这儿出入的人较多。

日光从头上的番樱桃树叶间筛漏下来，我觉得头壳好热。这时是下午日头最晒的时候，我想起学校里那些昨天还和我在一块儿上课的小伙伴，心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：好啦，你们等着给老师打手心 and 罚站吧！我没上学了，可在这儿多快活，不用读书，不用写字，不用心头扑扑跳，紧瞅黑着脸孔又走来催缴学费的老师……。

也不知在树下呆了多久，总不见有人走到我的摊子前面来，渐渐地，我觉得身子燥热起来。忽然，我高兴地立起；在离我大约三十步开外的地方，有个垃圾堆，我一眼看到在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有个香烟盒。我小心翼翼地握着木凳的两只脚，走到垃圾堆边放下。

几只苍蝇即刻嗡嗡地飞扑而来，我全不理睬，跑到垃圾堆上，把那个香烟盒拾起；一看是“海军”牌的，我乐得吹了声口哨，要知道，在我们常玩的交换香烟盒的游戏中，一个“海军”牌可换得四个“黑白”牌。我喜滋滋地抹净纸盒上的沙土，放入裤袋，又往垃圾堆里翻寻了。

时光跟着树上的日头赛跑，下午快过去了，摊子前仍然没有半个人影。我的心跟着西坠的夕阳沉了下去。刚才翻沙倒土捡来的香烟盒、玻璃瓶、木棍子、玻璃球，全都失去动人的光彩，我想到祖母就快要从小路的那头出现，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；一赌气，把那些“宝贝”全扔回垃圾堆去。

“小弟弟，大的一支多少钱？”

我一抬头，眼前站个约莫四十多岁的男人，面孔黧黑。

“叔叔，小的一支五分，大的一枝一毛。”

“给我来两枝大的。”

我急忙从盘子里拣了两枝颗粒较大的番石榴，递给他。

“小弟弟，这是两毛钱。收好。小弟弟，今天卖了多少了？”

“没……”我哭丧着脸。

“小弟弟，你瞧，你的摊子摆在垃圾堆边，这儿这么脏，苍蝇又这么多，谁会来跟你买呢？你把摊子移到那儿

去，准会有人来。”

他说完，帮我把摊子拿到刚才他手指的地方去。

“谢谢你，叔叔。”

他转身走了，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，他是我一生中做买卖的第一个顾客呵！走了不远，他转入一条岔路，我忽然看到他一松手，让番石榴串儿轻轻掉到地上。

那年，我六岁。

诱惑

我坐在桌旁的木椅上。

没有人理我。我直着眼，望着离我几步远的几个模糊身影。

我隐隐约约地认出来：在中间，像块木头，坐着爸爸。

在爸爸背后，站着妈妈和婆婆。

在爸爸前面，手里拿着一根针的是一个胖胖的女人。

在胖女人的旁边，一只手拿着一盏煤油灯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草的是一个瘦瘦的男子。

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

我望着从头上一个四方格漏下来的阳光，这才想起，天已亮了，我是刚从睡梦中醒来的，是妈妈把我叫醒的；她掀开我的被，轻轻拍着我的腮帮说：“醒醒，爸爸要去坡底看医生。”

我终于想起来了，这是看病的地方。

我终于明白，爸爸又去看另一个医生了。

我不知道爸爸生什么病，我只知道，他病了很久，他每天躺在布床上。

我问自己：这就是坡底吗？坡底的屋子怎么这样阴暗？

阿狗不是常说：坡底很好玩，车很多，人很多。是的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下车时，我看见车窗外车很多，人很多；我还看见妈妈拿出皮包，小心地，慢慢地，一张一张地数，数了三张一元，交给那个坏蛋司机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快，快，人家要赚钱！”

我知道妈妈为什么数得这么慢，数得这么小心；我陪着妈妈去巴刹，她买了鱼买了菜，只用去一张呢。

我觉得有声音响，我仔细一听，那是从我肚子里传来的——咕咕咕……

我好想吃面包哟，我很久没有吃过面包了。天天早上，妈妈给我吃稀稀的粥，妈妈在粥里倒了点黑黑的酱油。

我看到什么？——

在我旁边的桌上，有一个碟子，碟子里有一块面包，面包上涂着黄黄的果酱，那黄黄的果酱一定很好吃，苍蝇都飞来了。

我尽力不去看它，妈妈说，小孩子不可馋嘴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，吃了别人的东西会被人捉去熬膏药。

不，我不能看，我不能看，我——不——能——看！

妈妈和婆婆搀着爸爸走了，我跟在后面。

我的头真不听话，老是想转回去。

不，我不能看，我不能看，我——不——能——看！

我听到那个胖胖的女人说：“这个小孩子真有孝心，这么小就知道爸爸病重，你看他在掉泪呢……”

陌生的童声

《田园交响曲》的最后一个音符消失了，凌光睁开眼，伸指一掀桌上的卡式录音机，把录音带取出。这时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：

“先生，这个东西什么地方买？”

那是他刚雇来的菲律宾女佣——萝莎林。

“哦，你要买？”

“是的，不知……”

“好，等明天我到购物中心买几盒给你。”

“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说完，她像是卸下什么重担，转身走到厨房去，身子竟轻盈起来了。

这个女佣是凌太太找到的，在这之前，他们找了几个，都做不长久，凌太太为此弄得肝火上升。

自从萝莎林来后，老是紧蹙眉头的凌太太，脸上终于微微绽开了笑花。萝莎林勤手快脚，煮饭、炒菜、洗衣、抹地、看孩子，事事办得妥贴。只有一件，每当她哄了小东入睡后，总要走到露台，在藤椅上坐下，静静眺望远远的蓝天，有时一呆就是一两个钟头。

“她会不会……”有一次，凌太太对丈夫打着眼色，担

心地说。

第二天，凌光到书城买了几盒录音带。她接过手，那过早衰老的脸孔（据她说，她今年才三十岁）堆满笑容，连声道谢。下午，小东睡觉后，她对凌光说有事要到邮政局去，轻捷地出门去了。

几个星期后，有一天，她指着凌光书桌下的一架旧录音机，问他可不可以借给她。凌光点点头，她抱着录音机，几乎是飞奔进房里去。

从那一天开始，她的脸色开朗了，工作时还常低哼歌曲，手脚更勤快了。凌光和太太都发现，萝莎林不再坐在露台凝眸远眺了。

有一晚，时间已接近午夜，凌光打着呵欠，走出书房。经过萝莎林的门口时，他吃了一惊，房里除了小东的“依哦”声外，还多了个陌生的声音，是个稚气的童声。

随着萝莎林的催眠曲，小东的声音终于沉寂了，但另一个稚气的童声，仍在说着，叫着，笑着，哭着……

凌光忽然觉得嘴角发咸，举手一摸，他的双颊，不知几时全湿了。

（本篇入选中学华文课本）

妙手回春

“来，进来坐，”老张一手把我迎进店内，一手指着在柜台做功课的孩子，喊道：“小明，到店口去看看，attendant（停车场查票员）一到就叫我。”

他望着孩子的背影不情愿地扭动到店口，才转过头对我说：“唉，还是你无车阶级好，老弟，你不知道，Parking（停车）的问题有多伤脑筋。”

“老张，怎么了？”我在桌旁坐下，一边瞅着他那张疲惫毕露的脸，一边问，“晚上还睡得好么？”

“唉，你看看我眼下这黑晕好了。”他又深深地叹口气。

“怎么？我开的药你没吃？”

“吃了，不济事呀！还是睡不下。”

我沉吟了一会儿。前回老张到我的诊所来，病象是数脉心悸，开了味补脑药，不奏效，于是另开一味天王补心丹，加重份量。以我的经验，这回应药到病除，心宽神怡。怎么？……

“老张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最近的生意是不是很不顺利？”

“唉，你知道的，市面萧条，行情是很淡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爸爸！来了！”小明的声音像一支剑，从店口迅猛地刺来。

“对不起，”老张急忙立起，屁股顺势把装有轮子的坐椅向后一撞，朝店口冲去。真没想到年过四十五了，他仍保有在校时参加一百米赛跑冲线的速度。我不由得想对着他的背影竖起拇指。

我听到门口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启动声。五分钟后，老张面孔微红地快步走回来。

“你跑得真快呀！有十一秒五吧？”

“不快还行？”老张露出得意之色，“要不是我及时跨进驾驶室，早被抄牌了！”

“刚才是你发动引擎吧？”

“哈！”老张大笑起来，看来病态全失，“那是我耍的把戏，若不是这样，那家伙就要我撕张固本了。”

“哦！”我又沉吟了。

“爸爸！来了！”小明的声音又剑似地刺来。

“他妈的！”老张咒骂着，箭似地冲向门口。

我侧耳细听，这回却没听到发动机的启动声。

五分钟后，老张又回来了，步履沉重。

“他妈的！”他大声骂道。我瞧他的脸，仿佛那眼下的黑晕不知几时润开了，整张脸都黑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唉，你不晓得这些家伙有多阴功，我的屁股还没坐稳，他走出巷口，转个弯，又从巷尾抄过来了。真没他的法子，只好撕一张固本应急了。”

“那是小数目，你又何必这么计较呢？”

“小数目？你该记得咱们的祖宗说过：积少成多。这儿是限制区，半小时一张，你算算看，我在这儿一天十多小时，要花多少钱？”

我无言以对，默默站起，准备向他告辞。

“这么快就要走了？有没有新的药给我吃？”

“这里没纸笔，我回去开个方，再打电话通知你太太来拿去配药。老张，要保重啊！”

一个月后，我又到老张的店里去。一看到我，他一手迎我进店里，一手指着在柜台做功课的小明说：“小明，去叫两杯咖啡来。”

他气色好极了，脸上的霉气一扫而光。

“怎么，你不叫他去侦查attendant了？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叫多几回，这小子就臭头臭脸了。”

“那就不心疼每半小时一张的固本了？”

“不，不心疼！”

“怎么，你发了横财？”

“我这副长相会发横财？不过，说起来又好像有一点。老实告诉你，这个月不知怎的，我连续在店口和车子附近拾到了好几本停车固本。你知道，用别人的钱是不会心疼的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老弟，你上次说要开药方给我，怎么没下文？”

“药方？我早开了；药，你也吃了。你的病不是好了吗？”

“呀？！”他张口结舌，搔着后脑勺。